



中韩文化交流丛书 중한문화교류총서
中央民族大学海外韩国学核心大学课题组

许浚与《东医宝鉴》

◎ 车武 / 编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中韩文化交流丛书 중한문화교류총서
中央民族大学海外韩国学核心大学课题组

许浚与《东医宝鉴》

车武 / 编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许浚与《东医宝鉴》/车武编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2.1

ISBN 978 - 7 - 5660 - 0134 - 4

I. ①许… II. ①车… III. ①中国医药学—总集—中国—明代 IV. ①R2 - 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8947 号

许浚与《东医宝鉴》

编 著 车 武

责任编辑 一 丁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宏伟双华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960 (毫米) 1/16 印张: 15.75

字 数 214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60 - 0134 - 4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上 篇

第一章	韩医发展简史	(3)
第一节	韩医学的萌芽	(4)
第二节	韩医学的发展与借鉴中医学	(4)
第三节	中、韩医学的融合	(5)
第四节	韩医学的形成	(12)
第二章	许浚研究	(25)
第一节	许浚的生平	(25)
第二节	许浚的著作	(26)
第三章	许浚的学术思想	(32)
第一节	许浚对道家思想的借鉴与发挥	(33)
第二节	许浚对儒家思想的借鉴与发挥	(35)
第四章	许浚的学术贡献	(38)
第一节	对韩医学的贡献	(38)
第二节	对东亚医学的贡献	(38)

第三节 对世界疾病史的贡献	(39)
---------------------	------

下 篇

第五章 《东医宝鉴》的成书背景与编纂	(43)
第一节 《东医宝鉴》的成书背景	(43)
第二节 《东医宝鉴》的编纂过程	(55)
第三节 《东医宝鉴》的编撰方式	(57)
第四节 《东医宝鉴》的内容	(63)
第六章 《东医宝鉴》的研究	(65)
第一节 《东医宝鉴》刊本考	(65)
第二节 《东医宝鉴》引用书考	(71)
第三节 《东医宝鉴》序文考	(78)
第四节 《东医宝鉴》集例考	(81)
第五节 《东医宝鉴》构成研究	(84)
第六节 《东医宝鉴》研究综述	(94)
第七章 《东医宝鉴》的学术思想	(127)
第一节 《东医宝鉴》的人体观与自然观	(127)
第二节 《东医宝鉴》的体质观	(141)
第三节 《东医宝鉴》的疾病观	(151)
第四节 《东医宝鉴》的养生观	(158)
第五节 《东医宝鉴》的治病观	(171)
第六节 《东医宝鉴》的针灸治疗法	(179)
第七节 《东医宝鉴》在辨证论治上的特点	(195)
第八节 《东医宝鉴》与中医学的关系	(201)
第八章 《东医宝鉴》的学术影响	(208)
第一节 《东医宝鉴》对朝鲜医学的学术影响	(208)

第二节 《东医宝鉴》对中国医学的学术影响	(214)
第三节 《东医宝鉴》对日本医学的学术影响	(216)
 结 语	 (219)
第一节 许浚的学术思想	(219)
第二节 《东医宝鉴》的价值	(221)
第三节 《东医宝鉴》的理论价值	(224)
第四节 《东医宝鉴》的影响	(229)
 参考书籍和文献	 (231)
附表:韩国中国历史年代简表	(237)

上 篇

第一章

韩医发展简史

了解韩国医学发展史是理解韩医学的过去，重新认识现代韩国医学的现状，进而展望韩国医学未来，了解韩医学的发展脉络的必然途径。《东医宝鉴》是韩医学体系建构中的标志性成果，不了解韩国医学发展历史，就很难全面窥探《东医宝鉴》在韩国的学术发展历程。

以远古人类医疗活动为基础，日积月累逐渐形成的韩国的传统医学萌发于史前时期。据考古发现，韩国的先民早在茹毛饮血的时代就已经使用砭石来治疗外科肿气等疾病，据史料记载，当时的韩国砭石已传入中国。除此以外，也有用药物治疗病的记载，并使用植物和动物做药材，从《檀君神话》上引用的艾与蒜来看，这时韩国已经有用艾与蒜为药的记载。^① 饮药、外敷药、煮药是药物治疗的主要方法。但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思想尚未开化，科学技术极其贫乏，人们坚信疾病是因鬼神作祟所致，巫医备受人们信赖。借鉴洪元植主编的《韩国医学史再定立》一书，本书把韩国医学从上古时代以来的历史分为上古时代医学、三国时代医学、统一新罗

① 金仁络.《东洋医学的生死论研究》[D]. 庆熙大学校博士学位论文. 1989.

时代医学、高丽时代医学、朝鲜时代医学（朝鲜时代前期医学及朝鲜时代后期医学）、高宗时代医学等几个时期，以下将着重就其四个发展阶段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

第一节 韩医学的萌芽

因史料中对古朝鲜建国时间没有确切记载，所以众说纷纭，大致有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即古朝鲜大约建国于公元前 2622 年、公元前 2333 年以及公元前 3000 年。古朝鲜疆域辽阔，资源丰富，经济发展迅速，此时的古朝鲜社会宗教、血缘和官僚组织相结合，神力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人们在发病时常常祈求神灵予以治疗。在这一时期巫、医还没有分离。

第二节 韩医学的发展与借鉴中医学

朝鲜民族因频繁战乱，致使历史资料包括医学发展状况史料大量遗失，文化和历史的传承存在空白区域，但朝鲜毗邻中国，两国交流频繁，中医学在医学知识普及、先进的治疗方法等方面对韩医学影响较大。据《素问·异法方宜论》和《山海经·东山经》的记载，针灸始于中国的东海岸。古朝鲜地理位置优越，位于秦汉的东北，濒临渤海，针灸术很快从中国传入古朝鲜，从遗迹中针的发现及朝鲜上古时代的一些文献中灵艾、干艾的用语记载，可以证实当时古朝鲜已采用针灸方法治疗疾病。

上古朝鲜时代的医学大致包括治疗、预防、养生三个部分。对于疾病的预防及治疗固然重要，但当时的医者把养生作为医学追求的最高目标。养生存在两种观点，即现实论和理想论，现实论者主张人在活着的时候尽量保持健康，理想论者主张人永远健康地活着，当时存在的弓道和仙教备受推崇的现象，即是养生的两种不同观点

在古朝鲜社会生活中的真实写照。

上古朝鲜时代的医书有《医学化学》、《医学大方》，但均已遗失，具体内容不为人知。但古朝鲜时代可能利用某种方法记述了当时的医疗成果，这一推断的主要依据是：在后世的文献中有关于古朝鲜时代疾病用语的记载。

上古朝鲜时代有艾、蒜、灵草等有关药材的记载，可以推测当时可能多发妇人疾患、消化器官疾患（据记载上古朝鲜时已经饲养牛、马、狗、猪、羊等家畜，民众因大量肉类的摄取，很可能导致胃肠的负担加重，多发消化器官疾患）、因虚损而造成的疾患等等，相应地出现了预防疾病（从药食同源的意义考察，当时的香料蓼叶可以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和治疗疾病的医疗活动。

据有关史料记载，古桓雄时代出现了风伯、雨师、云师等官名，雨师掌管疾病治疗方面的事情，从风、云、雨等字词中可以推测自然现象对古桓雄时代人们的生活影响巨大；至桓雄时代又产生一种分别由牛加、马加、狗加、猪加、羊加掌管五事的说法，其中猪加主病，这说明已经产生了致力于疾病治疗的专业人士；此外，至檀君古朝鲜时代，又有八加之说，说明社会分工更为细化、具体化。

从古籍记载中获知檀君的三皇子尤其重视医疗事业。据檀君神话记载，桓雄是从纯阳的空中下降到地上，变为阳多阴少的男子，熊从纯阴的洞穴中来到地面，变成了阴多阳少的女子，两者相结合。说明古朝鲜上古时代重视阴阳间的相互调和，这一点是与韩医学的基本理论相吻合的。

第三节 中、韩医学的融合

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从公元前 37 年到公元 668 年，即从高句丽成立到新罗统一三国为止，共 706 年的历史。古朝鲜因卫满朝鲜及汉之间的战争灭亡以后，部族转移到辽东，形成了高句丽、百济、新罗等。三国都继承了古朝鲜的思想，并对古朝鲜时代的诸多方面

进行了扬弃，依靠仙教和巫祝的程度渐趋弱化，已经对自然现象进行客观观察和解释。加之佛教传入后与仙教混合，僧侣们较多地从事医疗活动，直接消减了巫者的作用。

三国时代的医学发展状况可以从早期的文献记载中得到考证。三国时代，融合了古朝鲜时代开始世代相传的固有医学理论和从中国传来的医学理论（虽然当时朝鲜和中国在政治上相互对立，但是社会文化方面及医学方面却能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在此基础上，创立了自主的医学——乡药。乡药就是国药，即国家的代表性药物。乡药的出现对三国时代的医学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古朝鲜在医学方面受到了中国传来的汉方医学及宗教的影响，逐渐演变成中国医学的形态，两国在医学模式、医学体系、医学用药上大体相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医学制度效仿了中国南北朝时代的模式。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僧侣顺道、阿道等先后到高句丽、百济、新罗，边传教边行医。梁武帝大同七年（541）派遣毛诗博士及医生等前往百济。陈文帝天嘉二年（561），知聪携《本草经》、《脉经》、《明堂图》等医书赴日本，途经高句丽，传授医药知识。高句丽借鉴中国，定立了侍医制度，主要负责国王的医疗事宜。百济有药部和专业的医博士、采药师、祝禁士，专门负责医学教育、肉体和精神方面的疾病治疗及有关药物管理的一切事情。此外，朝鲜和中国药物交流非常频繁。朝鲜从中国输入了国内短缺的药物，并向中国输出了三国质地好的药物。中国《本草经集注》记载的高句丽、百济出产的药物有人参、款冬花、白附子、昆布等十多种，并对药物的形态、药性、作用作了较详细的论述。

其次，中国宗教融入朝鲜医学体系，促进了朝鲜医学的新发展。儒教、道教、佛教相继传入朝鲜，使朝鲜医学在人体的结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预防等方面产生了新的思想。在人体结构方面，借鉴了中国医学以五脏六腑为中心的系统学说；在生理、病理方面，借鉴了印度医学以地、水、火、风四个方面来说明人体生理和病理的学说；在预防养生方面，采纳并进一步发展了中国道家的导引、

按摩、辟谷、纳气、炼丹等方法。

再次，中国医学书籍传入朝鲜，使其医学理论逐渐体系化，医疗技术迅猛发展。据史料记载，吴人知聪去日本途中经过高句丽，得以使《方书内外典》中的《黄帝针经》、《明堂图》、《明堂孔穴图》等医学典籍传入朝鲜，对朝鲜医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朝鲜不但注重学习中国医学，还致力于编撰本国的医学书籍，如《高丽法师方》、《百济新集方》等，《高丽法师方》记载用吴茱萸和木瓜治疗脚气入腹证，《百济新集方》记载黄芪用于肺病，菊花用于疗肿的治疗，对乡药的发展影响很大。同时这些书籍纷纷传入中国和日本，一方面，全面地展现了朝鲜先进的医疗技术和较高的医学水平；另一方面，对中国尤其是日本医学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据史料记载，公元645年日本人安作得志从高句丽习得针术，回国后，将其广泛用于疾病治疗上，推动了日本医学发展的进程。

公元668年新罗统一三国后，追求长生不老术的道教逐渐在新罗国内盛行，佛教也有新发展。因此，统一新罗的医学主要是汲取了朝鲜传统医学、中国医学和与佛教一同传入新罗的印度医学的大量宝贵的医学知识，这些医学知识大部分由对儒、佛、道造诣极深的僧侣法师阶层掌握。

据文献记载，在医疗制度方面，692年（孝昭王元年）统一新罗首次从中国输入医学书籍，717年阴历二月开设了药殿，指定专门的医博士教授医学知识，教授的主要科目是这一时期从唐输入的《本草》、《甲乙》、《素问》、《针经》、《脉经》、《明堂》、《难经》等医学典籍，这些书籍都是关于医学基本理论的介绍，而临床科目中的重要书籍如《伤寒论》、《金匱要略》等却无输入记载。供奉医师隶属药典，内供奉医师担任王室的诊疗。供奉卜师犹如百济的咒禁师，用占卜和禁咒治病。三国时代曾经施行救疗制度，此时这一制度更加完备。

公元686年、698年、756年，新罗多次派遣医生到日本用药材行医治病。三国时期留学印度的僧侣在新罗统一后陆续回国，对当时的佛教医学产生了一定影响。唐沿海新罗坊的贸易商人或印度留

学僧侣还引入了产于阿拉伯、东罗马帝国等地的药物。这一时期由韩国传入中国的医方、药物明显增多。《外台秘要》载有高丽老师方。《威灵仙传》记载了新罗僧曾用威灵仙治愈足痹，该药的作用很快被中国医家认识并迅速推广，载入《本草》。新罗僧来华还带来《新罗法师方》。这一时期，有不少朝鲜半岛出产的药物被中国医书收载。如《新修本草》载石茸、延胡索等；《广济方》载高丽昆布。据《三国史记》记载，随着中韩两国使节的频繁互访，公元662—929年前后约有9次从韩国输入人参、牛黄、松子等药材，丰富了中国医药的宝库。公元832年，中国茶叶输入新罗，并在智异山栽培成功。唐代本草学著作中也记载有原产于新罗的人参、蓝藤根、大叶藻、昆布、白附子、土瓜、薄荷、荆芥、菊、海石榴、海红花、茄子、石发、海松子、桃、榛子、海狗肾、威灵仙、羊脂等药材。成书于这一时期的医书，据文献考察主要有《济众立效方》、《新罗法土方》、《新罗法士流观秘密要术方》和《新罗法师秘密方》等四部。此四书现均已散逸，唯有其中的《新罗法土方》二首，《新罗法士流观秘密要术方》和《新罗法师秘密方》各一首药方保存在日本《医心方》里，但是无法证实这两种秘方是记录在一本书中或只是单独的方子。

高丽王朝（918—1392）是中央集权式封建国家，以佛教为国教，重视农业，在手工业、印刷术、地理学、医学、天文学等方面相当发达。高丽时代在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医学方面成绩更加显著。当时，佛教信仰和治疗疾病之间关系密切，药师佛被崇奉为大医王，僧侣的治疗为传教手段之一。所以，当疾病流行时，常常用读经、祈祷的方法来治疗。

高丽王朝建国后，太祖王建在建国训要中写道：要沿用唐朝所有关于文化、礼乐方面的制度。可见高丽王朝与唐朝的交往甚密，在一定意义上，高丽王朝与唐朝的关系比新罗王朝与唐朝的关系更为密切。高丽时代医学在建国初完全继承了唐代传统医学与新罗医学，因佛教的繁盛发展使得印度医学对高丽时代医学的发展影响尤为深远。当时高丽王朝与中国宋朝往来频繁，学习其医学理论，并

融合了宋朝和阿拉伯商人所传来的西方及南方的文化知识，高丽时代医学开始有了自主性发展。到了高丽王朝末期，逐渐减少了与元朝医学的学习交流，其往来密切程度远远不及新罗王朝时期与唐代医学的交流及高丽王朝初期、中期与宋朝医学的交流，这就为高丽时代医学自主性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虽然高丽王朝末期政治日渐衰落，但在医学上却有了长远而独立的发展，例如，对国产药材的研究更加深化，进而又出现了多种类型的方书，并将其医学成果传入元朝；在医学理论方面，高丽医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对《黄帝内经》、《甲乙经》、《难经》等医学理论知识有了新的理解与诠释，并整理编撰了《黄帝八十一难经注义图序论》，这是一部对《难经》各个条文进行注解，并对全部理论辅以图表加以解释的书籍。

高丽初期，医学上最显著的业绩是太祖时期设立的医育机关、医学院、中央设置的医疗行政机关太医监和尚药局，主管全部国家医疗行政和医员的教育及任用，尚药局负责王室治疗。此外，还置有东宫医官、翰林医官、食医、军医、兽医、狱医等及东西大悲院、济危宝、惠民局、救济都监等救疗机构。医学教育在建国初（太祖）以医学院为首，主要邀请宋医来教授医生。公元958年（光宗九年）在医业及咒禁业方面实行科举考试以任用医官，然后，将他们派遣到地方救疗机构，担任教育医生及治疗民疾的工作。成宗、穆宗时期医疗制度不断完善。

高丽初期继承与发展了新罗医学；高丽中期，改变了先前以单纯传授医学为主的形式，在继承中国唐宋医学基础上，综合从西南部传入的印度医学与阿拉伯医学的知识，开始创立高丽医学^①。这一时期高丽与宋交流日趋频繁，在医学教育方面邀请宋医到太医监教授医生或治疗疾病。宋医携带来的《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证类本草》、《神医普救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医籍的普及，推动了当时医学的发展。通过学习中国医学，高丽改变了原始的治疗方法，开始以阴阳五行理论为基础探究医学原理，并对疾病的分

① 金斗钟·韩国（朝鲜）医学史 [M]·汉城：探求堂，1979：129.

类、病因、病理及治法等进行了详尽说明。虽然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尚未脱离宋医学的框架，但也没有局限于读记医书，而是进一步总结医书的核心内容并对书中深奥难懂的部分进行注释。由于宋医学的传入，在高丽对阴阳五行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这样在医学领域也开始以阴阳五行为中心展开理论探讨，辨证论治的思想开始发展。^①

韩国进一步消化吸收中医，并创立自己的民族医学。其中朝鲜使节来华多有医官相随。中国医事制度、医药著作、医生、药材以各种形式或途径被输往朝鲜，其规模是空前的。这一时期最突出的是，中韩医学家曾举行过国家级的学术研讨以及朝鲜朝推行乡药化。朝鲜的医事制度仍仿中国设置。中医医生赴朝者不绝于途。朝鲜有收藏中国书籍的政策，如世宗王提出书册须赖中国而备。此期朝鲜收藏中国汉唐以来的医药书籍达 213 种之多。同时，朝鲜还将中国医书广为刊印。据载，约有《黄帝素问》等 70 余种中国医书被刊刻印行。每两三年就有一部中医书被翻印，说明朝鲜对中国医学重视的程度。中国宋元法医学曾走在世界前列，元刊《无冤录》（1308）于明初传入韩国，被列为吏科、律科取才的课目。

在本草方面，宋代的《本草要括》、《证类本草》传入以后，有关新药的知识更加丰富。在高丽的《乡药救急方·方中乡药目草部》中记载有菖蒲、菊花、地黄、人参、白术、菟丝子、牛蒡、柴胡、茺蔚子、麦门冬等 180 余种药物。高丽时代，医学到高丽中期及后期自主性增强，虽然理、法、方依然遵循中国医学，但在药的使用上却形成了使用乡药的风气。乡药的出现以“在本国发生的疾病应以本国药材进行治疗”的宜土性理论为基础，立足于中国的阴阳五行理论。理法方法参照中国的医学，药却应用本国的药材，这可谓是过渡期的医学形态或是特色医学创立的雏形。乡药是韩民族在长期的生活中经过无数次的实践，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地产药，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国的药材大量流入朝鲜半岛，

① 朱红星．医学在继承三国时代医学 [M]．汉城：韩国文化社，1994：73—78